

書

續城集卷第二十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  
可少哉朕以天下爲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腰領  
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  
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無所  
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安  
而不能久者其道何以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  
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爲勞以車  
即戰丘甸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

之役世以為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為用如環之無  
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絕矣敵有陰陽客主異宜易之  
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  
使左車之說行則計將安出仲達之却蜀非其功也  
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孰在子大夫講於兵家之利  
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千篇朕將覽  
焉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  
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為方田采府衛之

遺意以為鄉兵舉黜陟之墜典以為考課矣然而為  
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為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為考課  
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為患不若其已也孟子  
有言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  
之道凡今世之法駸駸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  
以治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  
之於今歟仰亦救之不自其本為之不得其道以至  
於此也

何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

各有說異師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已者雖善不從同已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衆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其由是學者始會于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爲足矣是以間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說不必舊法旣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爲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

於士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爲本刑政爲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復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已裕人海內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令脩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爲不若

三代此豈誠不若耶爲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有以斷之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罟不入洿池則魚鱉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去設禁以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行此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爲地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知者一也五家爲比比有比長五比爲閭閭有閭胥四閭爲族族有族師五族爲黨黨有黨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一正卿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爲伍長閭胥爲兩司馬族師爲卒長黨正爲族師州長爲師師卿爲軍將故凡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爲

兵一人爲役而家之處者甚衆而官吏舉皆在外將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

問學者煮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蓋有所不通者焉語曰佛肸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學者以爲孔子急於行道而爲此夫孔子之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夫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至於仕魯爲司寇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爲淺矣膳肉不至而行何其輕君臣之義而重

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爲也或曰膳肉不至仲尼以爲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爲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故此將有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學焉者所宜辨之

問古之爲國者必有所尚夏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爲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然則今世之所尚者其以爲忠耶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非所以爲忠也以爲質耶則金玉錦繡不爲之節而文詞熾於天

下非所以爲質也以爲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爲淺薄非所以爲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尚耶蓋亦有之而未之見耶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不可用耶其明著其說

問古之學者其爲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蓋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久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謂甚遲而可怪者也故夫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

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而今太學之教一日之所爲必若干取方冊之難知者而悉論之不待其問而先告之無先後無少長無貧愚其問同而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翱翔以寬綽其心而其下者勉強因躓不暇於爲善故其學也必遠而守道必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兩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擢之而目以爲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寬以待之則太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說也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闕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爲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爲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遠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今之至簡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繁者宜其無以供之然以古之甚繁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費故棄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以爲今之世有周公仲尼其將亦畏費而止歟其

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而無害之說而著于篇

問茶之有權與稅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爲權便曰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權然江淮之間以私茶死者不可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爲也而何便於權以稅爲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供之且夫稅之入其不足以當權之利亦易見矣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權而爲稅今欲後反其舊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

則何以爲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於困乏則何以爲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收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說也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夔治鐘磬羲和治曆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力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至以爲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鐘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

年而莫有能辦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耻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

問今世法唐以爲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民賦役要之以唐爲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不考焉者然天下之廣方制萬里夷狄不作兵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絕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壤收茶鹽權酒酤其法與今畧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

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則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內以抗衡京師外以備禦鄰敵綽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師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內地多於唐費不用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辨之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獨求覩夫兵少之爲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爲累也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

目前之利而不爲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進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問舜受天下於堯故郊饗宗禘不敢廢堯之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蕪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少恩者不爲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

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爲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問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自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人而武夫文吏皆著節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及至東

漢雖光武兵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後世道凌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他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實無以相過而士之優劣相遠如此何也

問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爲政本近代因循雖亂無復統紀朝廷深惟其弊推本宗周旁摭宇文氏以易其制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草木鳥獸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宇文氏雖參考其舊以命庶工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今將遠法宗周則宇文之遺法固將在

所去取然則凡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

問周官三百六千所以治王之畿內也其畿外諸侯國自有官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治畿內而止矣今四方郡縣自一介之吏該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當得羨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興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間三代之舊典竊以爲未盡也其將何脩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

問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內懷德義而無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偏今將略其藝文而取其行義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絕情故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扇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其具論之于篇

問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車馬介冑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鋤耰錢鏹

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民之於兵可謂踈矣然而古者以甚勞之民用至踈之兵而民以爲安四夷賓服其故何也近世兵民旣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且暮教戰不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然其所以安萬民而威四夷者亦何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旣練而又兼連伍保之兵民兵旣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者所以勤兵裕民者可謂至矣至於異同待失之辨其詳著于篇

問古者爲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少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賈日益賤

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說安在將救其失其術何以問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淨無爲爲宗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未有一言非之者夫孔老豈同道者或後世孟軻韓愈皆學於孔子然孟子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浮屠氏皆訟言攻之礮之如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浮屠之害無異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說安在

問漢武帝攘却四夷拓地千里後世賴以爲強唐太

宗誅滅胡虜兵不折比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世無  
與爲比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  
功無補中國之治亂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夫儒者  
之說勝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不世之功成則  
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弁然高宗之伐鬼方文  
王之征玁狁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  
終不善於儒者何也

問河之爲害遠矣自漢已來東決則盡太山之麓西  
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甲之地丘陵險  
阻河皆埋而平之存者無幾矣蓋禹之治水也以爲

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厠二  
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  
河決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決而有以受之  
乃不爲害此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  
之暴其可否何說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孫卿而  
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  
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  
不忍爲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  
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

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學士大夫可不辨之乎

問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何者世相近事相若而人情未遠也儒者常稱二帝三代雖其道德之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師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隋唐之善者自祖宗已來采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革而當否存焉蓋亦有時異事異久遠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因習俗而重改作可復而未暇者歟其相

與講習而著其宜焉

問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贖親賢有議眚災有赦未聞有赦天下者也自漢以來赦始及天下而言政者病之蓋成周之隆成康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唐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歲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章而姦究不禁刑之不能正而赦之不能救數赦則民坑於法而不赦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問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



厚矣自戰國之禍田制既壞賦法隨弊天下之民仰困於租稅而俯困於兼并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文景以來賜民田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金帛布絮之奉歲時不絕考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然自漢氏絕而復興其民思之不忘其恩澤之結於民豈不至哉惟三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旣不可遽復而漢室賜予之惠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以厚民其術安在

問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旣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疇三零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行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可復改雖漢唐之隆格之以商周之盛蓋已愧矣夫三代之間其民更桀紂之禍與戰國何異然聖人一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若後世寂寥無聞獨何故歟豈帝王之道古今一變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唐之陋如此

問秦滅經籍漢興易詩書禮春秋復存而樂遂喪然自孔子弟子散亡天下學者爭立異說各尊所聞以相攻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頃者朝廷患之掃除傳疏而著以新說天下庶幾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然易詩書禮皆立學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大樂淪棄漫滅無文無所考信嗚呼士生於今去聖文遠師法不傳幸明天子旣然深愍遺棄而興之而六經不備豈不闕甚矣哉意者求之它書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伸之猶可得而觀也請誦其所取焉

問漢收河南地兵不再駕唐復河隴未嘗用兵今朝

廷兵甲之精卒伍之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洮泯略蘭會大功旣遂四夷震疊有志之士蓋以心馳於燕薊之兆矣夫能稼而能穡所以爲良農也能獲而能烹所以爲善獵也故夫拓國而安邊唐漢之間必有良策焉其試言之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問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旣爲之正又爲之奇故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敵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

用兵之將置陣而不知奇正夫置陣而不知奇正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宮竭而商不繼其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法求奇正之意而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又曰奇亦爲正之正而正亦爲奇之奇所謂奇正者將合爲一陣歟將離爲二陣歟學者所辨之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饗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相持不戰耶其必有以待之請言其說

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實難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請言其說

樂城卷第二十一

上皇帝書一首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官至踈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  
惟雖其勢不當進至言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  
昔仁宗親求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  
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  
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  
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

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  
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  
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  
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  
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  
其下而猷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  
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  
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蕘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  
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  
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

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服而遠人自至矣  
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  
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  
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  
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  
惟陛下卽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  
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  
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  
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

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羗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

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飢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旣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旣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暮年之前

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繕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

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嶮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

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郎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

極於是蕪守判如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莫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彘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懣亂懣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



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絜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

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上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

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綬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

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旣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

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當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旣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然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世危

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也甘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訂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

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得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

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

徒以爲然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屬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旣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

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剝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

帥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  
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  
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  
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  
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  
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宋  
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  
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  
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

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  
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矧人之急如  
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  
入敵國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  
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  
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  
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  
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  
敢擅用謂之白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  
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

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  
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  
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  
於熟戶苟有籍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  
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  
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  
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  
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  
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  
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

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  
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  
財使多養間謀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旣明雖有強敵  
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  
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  
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情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  
名愈高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  
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  
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  
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

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且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

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



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王爲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踈貴賤爲差以次出使得從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以按察

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此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實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

如故而復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  
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  
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  
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  
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  
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  
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  
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  
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魄

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  
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  
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  
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  
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  
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  
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  
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  
漕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舡與兵而漕  
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其舡及人漕

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興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肛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徃徃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

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

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  
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  
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  
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  
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  
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  
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  
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  
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屬臣之所陳  
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

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  
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  
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  
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  
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  
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  
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  
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  
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  
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

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已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

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

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旣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迯避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謹書

樂城集卷二十一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  
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  
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竒氣此二  
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

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泱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比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

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大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僂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爲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畧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

帝正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聞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



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赴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它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

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旣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蜜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首  
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  
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過顧  
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  
號紛諷以攻許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  
士矣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  
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爲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  
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  
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  
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

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  
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  
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日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  
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  
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  
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畧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  
者不宣轍再拜

上魯叅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  
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

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蕃蕃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  
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遺我尚不欲夫昔之爲此言者  
蓋亦已知之矣孟明眎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  
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  
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爲可而蹇叔以  
爲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  
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  
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斷  
斷倚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

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  
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  
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爲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  
下之士斯可矣徃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爲京兆當  
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行道  
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  
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  
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  
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  
西蜀之亾夫徃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

吏峭黽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莽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徇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畧可也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竹之學蓋嘗喟然大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輪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桶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藁莽芟夷蹶取皆

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罾左  
強弓右毒矢陸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鮫鮓熊羆虎  
豹之皮毛龜鱉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  
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  
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  
珠之工隨候夜光間以類玳瑁落的鱗充滿其家求  
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  
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  
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  
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

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  
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  
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  
之下而至於邾異孔忠公西輿公西蒧此數子者門  
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  
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  
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  
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  
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揚朱墨翟莊周鄒衍  
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

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榛棘茨蹊蹙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已之得之也轍嘗怪古之聖人旣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於老子之虛無京房焦

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歎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惟明其

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校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閒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知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

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湯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闈之中兀然頽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

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其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汎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



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効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趯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

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其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絜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惟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以吾巧而以巧

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失天下之士轍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及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栗而目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甚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

轍白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胷中也既而問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遊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贈讀之翛然以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既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爲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爲行求今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歛手足形還葬此則曾子之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討

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贍愧實  
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宣轍白

又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爲惠既知所從學詩之人  
又知所以作詩之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  
見詩無異矣應掾言迫於解舟有書不能盡取即此  
詩是耶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畧相若  
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  
自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充足  
貴也故僕每得其所爲輒諷咏終日譬如新病嗜人

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  
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  
也

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  
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踈讀君之文  
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  
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  
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  
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

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若則我未足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政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轍啓女夫王君適自徐還筠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無以爲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籍雖追惟疇昔耘耔之勤欲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寘足况夫通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愜乃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詰蓋耽悅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聞轍彼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啻其故遽以知道許之

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上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哉奪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所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爲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喪公之墳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

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旣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栢以治屋宇行道用之徃徃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感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行亦大方直繼剛烈如

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  
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  
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  
明不勝載越

樂城集第卷二十二

樂城集卷第二十三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  
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  
既以爲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  
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粵維我聖祖功緒永遠  
肇自皇世超絕周唐逾千萬年威神在天靈德在下  
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  
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筠故附庸豫章列爲

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野不達禮承命不蠲因仍  
故宮即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  
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僇受命  
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旣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  
宮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  
峯道遙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  
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祇肅巨轍適以譴來睹  
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爲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  
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

吏亦怠荒禮失不知習爲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  
降鑒在下子孫千億羽衣玉佩旗纛旌節巍巍煌煌  
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鈞錡小邦其有不歆  
東廡西嚮誰皆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間  
野水之濱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  
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  
禮教實墜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  
九峯之杉逍遙之栴易直且修弗斲而堪新堂有巖  
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祇

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  
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  
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  
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耄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  
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  
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  
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儼相有位  
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  
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  
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

貢卅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  
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  
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  
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  
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而何歟言未卒有應  
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  
即之汁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  
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僂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  
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  
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



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寸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二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

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拘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爲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

爲武城宰以弦歌爲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彼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爲學之力也求記

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京西非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鞏洛北兼鄭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浸滎秦楚之交翕引河汴縈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鬪訟簡少盜賊希闕外無蠻夷疆場之虞內無兵屯饋饟之勞爲吏者常閒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戶口寡

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爲最貧每歲均南饋北短長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它路爲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爲富雖急而可以爲佚也熙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遽則人有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容度於內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鄭滑并於畿內自某某若干州爲南自某某若干州爲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旣而爲轉運判

官復爲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實功最力將刻名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泯焉未紀乃按典籍以求遺放自開寶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是以具載於此熙寧六年十月日記

### 齊州灤源石橋記

灤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爲堍其淺可揭

城之西門跨而爲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霖雨南山水潦暴作匯於城下橋不能支輒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繼作橋遂大壞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水歲爲橋害請爲石橋以紓其役距城之東十五里有廢河敗堰焉其棄台鐵可取以爲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得錢二十七萬以具工廩之費取石於山取鐵於府取力於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橋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爲虐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沮

之知歷城施君實其材兵馬都監張君用晦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屬於四澗以殺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疏其堙塞築其缺而完之橋之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屋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患從事蘇轍言曰橋之投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法令寬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卹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李公之老於爲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

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  
爲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興  
其所欲而廢其所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  
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衛颯  
治往陽教之嫁娶茨充代颯誨之織履此四人者非  
其強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爲之勸盼盼相視不能以  
自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  
願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

學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邠郃之  
野則厭衛之嫁娶茨之織履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  
於非且笑也故爲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  
蓋無所必爲亦無所必置也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  
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  
守因俗爲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強而佑其善良民化  
服之始至訪其士民間其所欲爲咸曰吾郡旣庶且  
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官室貌象庠陋  
廢圯民不信嚮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爲愧而莫或  
先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爲苟誠欲之

樂城集 卷之三十三  
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  
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諸殿  
清淨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趨功  
勤力先告工具棟楹峻峙瓦甍緻密爲佛菩薩衆像  
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會耆孺咸喜稽首祈福  
如懋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  
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  
之踈闊而政之難成其又如此明偕知民之悅故以  
告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余考之  
循吏傳以爲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  
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糗稻  
竹箭榘栴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嶮且遠也士之  
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閒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旣  
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  
嶮遠之爲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間獨取  
郡之圖書考其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爲余之  
居也昔東晉太寧之間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  
散居山中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

比它州爲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爲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焉祖興於江西於是洞山有价黃蘗有運真如有愚九峯有虔五峯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予乃以罪故得蕪而有之余旣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行與學禪者宜旣與其徒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子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

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嶮遠之不爲予安而流徙之不爲子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浙西本禪師聽其言疊疊不勸郡人有吳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旣爲僧堂之後室又爲聰治其法堂皆極壯麗凡材甃金漆皆具於智訥堂成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爲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爲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峻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衫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一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

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勸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實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



續城集 卷十三 十一  
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不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

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已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饒嶮堙圯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告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

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  
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  
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  
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  
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  
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 既非見我 以訥見我 亦幾於妄  
有叩而應 時止而止 非辯非訥 如如不動  
諸佛既然 我亦如是

欒城集卷第二十三

